

遇见

姚西莲田美如画

王芸

两只蜜蜂立在白荷的花心，一只伏在嫩黄的莲蓬上，一只倒挂在细细的花蕊上，全然不顾镜头一再靠近，拍下它们的薄翅。另一只蜜蜂被镜头捕捉到飞离花蕊的一瞬，细细的腿上带着小小一朵金黄。朝阳眷顾的莲花，已全然绽开，白的、红的、红白相间的，花瓣一层托着一层，举着娇嫩的莲蓬……我们走在万亩莲田的边缘，流连于满目花影，根本迈不动脚步，队伍渐渐散开。伍广昌亮着嗓门，热切地带领我们往莲塘的深处走。

此时是立秋后一日，清晨6点半，我又一次看到了荷花在晨光中最美的样子。7年前，我曾来过这里——江西广昌县驿前镇姚西村，饱览了浩荡莲田之美。此刻，我沉浸在重睹的激动之中。近处的竹林与远处的山影之间，是满满的荷，田田的荷，一眼望不到头的荷。每一朵的形态都不一样，正应了那句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。

伍广昌是驿前中学的历史老师，志愿担任驿前镇的义务讲解员，一讲就是10余年。他的讲解中有故事、有历史、有文化。他讲驿前镇的前世今生：这个倚靠武夷山脉、靠近抚河源头的镇子，古时不仅是兵马传送文书的重要站点，也是商家去往粤地的重要通道，其繁华程度可以想见。即便经历了种种历史变迁，全镇还有数十座特色鲜明、价值独具的明清古建筑存留至今。有意思的是，莲的形态与意象布满了小镇的各个角落，呈现在梁木、檐头、瓦当、雀替、窗格、石础上，彰显着古镇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。

我们跟随伍广昌走到荷田中心的两棵大树下，远处山峦上的云阵已铺满天空，衬着湛蓝天幕、黛色山影，好一幅壮美的自然之景。众人停下来，听他讲述与姚西村的近千年缘分。姚西村临近抚河源头。泉流绕水穿石越壑，渐渐汇成两条溪流，经过山脚下的姚西村，哺育滋养了万亩莲田。先人有赖自然山川风物的成全，世代种莲为生，将莲种出了非同寻常的气势。而今遍布广昌的莲，是种子随人造卫星遨游太空后培育出的太空莲，花大茎高，普遍开在莲叶之上，观赏性强，结实产量也明显提高。

7年前，我在姚西村和驿前镇随处可见剥莲米的人，路边到处堆着已剥去莲米的空莲蓬。许多人赶早采摘莲蓬，脱粒、去壳、去嫩皮、漂洗、去芯、烘干，连夜制作成干莲米。但这次来，无论在村里还是镇上，都不见这一景象，路面清爽，巷道干净。伍广昌告诉我，现在手工制作干莲米已逐渐被机器替代。一般一个行政村会有一个加工点，有的大村有两三个加工点，镇上还有一座莲加工厂。姚西村有村民自己购买机器，一台两三万元，莲田多的人家有的买了不止一台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。这样也节省了劳动力。在姚西村，有人家种莲15亩，光是莲米的收入一年就能有8万元左右。

他还告诉我，这些年电商经济也在驿前镇兴起了，有外来的电商，也有本土的，通过网络平台销售莲米。镇上的邮政快递点，每天都看见有一大包一大包莲米投寄出去。莲浑身是宝，不只能制成干莲米，还可做成莲子汁、莲芯茶、藕粉、莲蓉面、莲子罐头、莲蓉茶等，如今在广昌已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。就连看似无用的荷叶，如今也能卖到6

元钱一斤，许多餐馆买来清洗干净，用来蒸菜垫底。

每年小满时节，姚西莲田里就有莲花绽放了。伍广昌会和朋友四处寻找那性急绽放的莲花，将之拍摄成短视频，发到网络平台分享。这些短视频几乎都与莲、与姚西村、与驿前镇有关。他拍下姚西莲田的晨景，雨后天地如洗，荷花带露，一颗颗水珠在荷叶上滚动，水银般浑圆、莹亮。凑近去看，大而清澈的露珠里，盛放了浩荡的天光云影。这些短视频仿佛是姚西万亩莲田的预告片、宣传片，会吸引爱莲的人闻讯而来。

广昌太空莲经过不断的培育改良，花期已可持续到立秋一个月之后。莲花盛花期与学校的假期大致重合，伍广昌也会在此时迎来身为义务讲解员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。常常早上5点多钟他就迎着晨曦进村，在旅客服务中心做好准备，陪着各式各样的团队游姚西、游驿前，结结实实忙碌一天后，踏着星光回家。

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，伍广昌心里有一张十分明晰的姚西村日月落时间表。我们到的前一日恰逢立秋，次日太阳几点升起？伍广昌随口道出答案，我上网一查，分毫不差。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：绕姚西村莲田整整一圈，骑摩托车显示的路程是5900米；从姚西村到驿前镇，沿206国道，骑行2000米到达驿前镇；从驿前镇到驿前镇到完成整个镇子的讲解，一般要走3000多步……一个个精准的数字，隐现着一个乐此不疲穿行在莲田、古镇、山岭，将全部身心交付给家乡的身影，还有一颗热忱的心。

刚离枝头的莲蓬，粒粒莲米饱满洁白，食之清甘。在我看来，珍藏亦不可比。姚西莲花节已连续举办16届，每年都吸引众多爱莲者前来。如今的姚西村，已经形成了春赏莲藕、夏赏莲花、秋售白莲、冬产泽泻的产业循环发展模式。莲，是姚西村的古老注脚，也是年年如新的吟唱，其清雅自洁的品性与象征寓意，为这座村庄注入文化与精神。

环江岸边，难忘的城

康健

融，美不胜收。

初到环县，我便感到惊讶，这首先是因为这里有全然迥异的地貌。以前我在黄土高原的董志塬这样的平原地带生活，十几年来对这样的地貌风物早已习惯。现在一下子见到大山怀抱、长河相伴的环县县城，在宽阔的河川地带整个铺开，山河尽收眼底，内心的新鲜和惊奇感十分强烈。这种生活环境改变带来的强烈新奇感，加上与父母长久别离后再度相聚并生活在一起的巨大幸福感，让我一时感觉如在梦中。

环县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之处，是这里的民风淳朴、人心良善、社会和谐，实在是让人如沐春风。那个年代生活还比较艰苦，当地吃的水碱性很大。但是良好的人际和社会环境，让困难的日子多了些许温暖的气息。

我在环县读书，即便是紧张的高考复习期间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也充满着和谐美好的回忆。那时，高考录取率很低，学业竞争非常激烈，但同学们的关系却友善融洽。课余时间，冬日阳光里，同学们会在教室门口的石阶上扎堆儿“晒暖暖”，或是排长队玩一种比拼耐力和技巧的“挤别别”游戏。来自农村的同学有时会送我一沓燕麦粉炒制的干炒面，那简直是当时难得的美食享受。这些温暖的人与事令我久久难忘。

我的父母后来离开环县，到邻近地区工作和生活，还经常有以前环县的学生专程来看他们，多年来绵绵不断。有一位同学住校，他的父亲隔段时间就会赶着毛驴过来，走几十里山路到学校，给他送些口粮和咸菜。这父子俩一个比一个朴实寡言，难得对坐片刻，却不知说些什么。于是儿子便守在父亲身边默默陪着父亲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每谈及这一幕，我都会为他们的父子温情而感动。

在环县，人与人之间相处很和谐，干部和群众之间也不例外。我在环县上学时，经常看到一些干部和当地群众在县委县政府的院门口墙边聊天、下棋，有时县委书记还会走出来，欣然参与其中。一次，有群众向县委书记反映情况，这人是个性暴脾气，说到激动处竟发起了火。书记也不生气，说你不要急嘛，事情已经在办着哩。后来，群众反映的问题该解决还是解决，跟书记发火的事也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。说实话，无论何时想起这件事，我都对当地干部心生敬意。他们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作

风和面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红色文化传承下的必然。

环县地处陕甘宁交界，天干地薄水苦，过去是远近闻名的苦地方，却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片红色热土。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一书中，曾多次写到环县往北约2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，这就是现在的洪德镇河连湾村，当年是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。1936年，在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，红军在附近的山城堡一带同国民党军发生激战，赢得会师后的一场重要胜利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习仲勋同志随红军西征，先后任中共西环工委书记、环县县委书记。

环县盛产糜子，糜子加工后就是黄米。环县的黄米饭曾经养育了人民军队，这也成为很多老革命心中最难忘的记忆。我们常说，当年党领导人民军队靠“小米加步枪”取得胜利。而在我心中，除了小米，环县的黄米也应该记上一功。

长久以来，我和我的同学在环县老区优良传统的熏陶下获益匪浅。譬如，就艰苦奋斗而言，在我的母校即有“教师苦教、学生苦学”这样的拼搏精神一直传承着。当我们为建设“四个现代化”、振兴中华而勤奋读书的时候，支撑着我们顽强奋斗的那股子精气神，都与老区的好传统、好作风内在相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，一批又一批环县学子通过高考进入国内名牌院校。几十年来，在他们中间，涌现出很多知名科学家、社科专家。

环县方言听起来有一种独特的韵味，与陇东其他地方有很大区别。环县人说话粗犷中带着温柔，语气和缓，尾音上扬，与环县道情、信天游等民歌咏唱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内在关联。这里的方言表达也颇有些特殊之处。每天早起，矗立在东山城东大塬上的高音喇叭

叭，用环县道情的一声喊叫连同一节唱段开场，开始环县广播站一天的广播节目，山下县城的人们也由此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和学习。

上大学离开环县以后，我时时刻刻都关注着环县的发展和变化，注意搜寻着一切关于环县的消息。这些年互联网发展很快，我借助网络的千里眼，下载了在西山上拍摄的环城鸟瞰大图，图像非常清晰，看起来十分震撼。从这张图中可见，环县县城“一江一城”的基本格局还在，但围绕着环江和环城的路网密布。环江两岸以及环城的楼房从北到南林立，公园绿地一直延伸到河滨乃至城外。那繁华热闹的缤纷街市，那俨然是都市的现代景观，不由让我感到一时恍惚，产生今夕何夕之感。

环县环城发生的巨大变化，既让我欣慰，也令我激动。前些年，从银川开往西安的银西高铁终于开通，连接起陕甘宁三地，正好也路过环县。远在家乡的母亲听闻喜讯，不畏八秩高龄，欣然乘坐高铁再回环县旧地重游。老人高兴地说，环县县城已经大变样，可谓旧貌换了新颜，完全是一个城市的模样。当年中学小学里面那些背靠城墙凿挖的窑洞宿舍，早就被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楼房所替代……变化太多太大，真是说也说不完。

我在环县生活的时光只有短短四年多，但从那以后至今整整四十年间，那里的一切都让我难以忘怀。环江水一直在我的心头荡漾，所有同环县相关的人和事也在我内心深处时时萦回。我期待着有一天重回环县，再看看今天的环江，看看今天的环城，还有那里我时常惦记的人们。

图①为环县县城远眺。

陈羿舟摄

图②为环县环江沿岸风光。

张永鑫摄

版式设计：赵德汝

我与一座城

我与甘肃环县深深结缘，主要是因为我曾在那里上学读书，前后有四年多的时间。那是我的一段幸福时光，虽然不算长，但对我影响至深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离开陇东庆阳农村，来到北部的环县上高中，也回到了父母身边，全家人团圆在一起。此前，父母长期在环县的中小学任教，我则留在农村老家爷爷奶奶身边。我在农村生活，也在那里上学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。

环县的县城就叫环城，当地人也叫城关。环城夹在东西两面大山之间，主要包括北部的老城和南部的主街。老城是狭义的环城，也是如今环城的精华。据考证，环城在唐代即有完整的城池，现在的老城为元明清故城的遗存。老城的四围有大致完整、高高低低的城墙，城内有学校、机关，还有一些农户和小小的村落，甚至有一块块的菜地和庄稼地。老城尚存的南、北、西三座城门，北门稍显寂寥，西门通往主街北首，南门连通老城和主街中段，最为热闹。出南门再下一道大坡，就可以走到主街上，环县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多沿着街道两侧分布。

父亲任教的中学和母亲任教的学校都位于环城中。当时，我们全家就住在小学校内。小学背靠城墙，从高到低三级台地，依次是教师宿舍、大操场、教室及办公室，再往外就出了大门。位于高处的教师宿舍，实际上是在城墙上凿挖而成的一排窑洞，一字排开，一家住一孔，生活、办公都在这里。站在窑洞前看远处，视野十分开阔，真可谓登高望远。向西瞭望，只见在环城西侧的森森大山脚下，环江蜿蜒奔流而来，像是一条细长飘逸的绶带悬浮在山与城之间。这在缺水的黄土高原是难得一见的风景，也为县城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魅力。少年的我们有时会偷偷爬上高高的城墙，在那里可以望见墙外因时而变的四季风景，还有更远处环江左岸台地上巍峨屹立的宋代古塔。有多少次，我们在清晨的满天彩霞中，或是黄昏的绚烂夕阳里，远望亮闪闪的环江向天际渐渐隐去，天地山水浑然相

多味斋

飘香的酸菜

陈柏清

在老一辈东北人心中，家里过日子有两样东西少不了，一个是压缸石，另一个是酸菜。东北酸菜一度只为当地人所熟知、享用，近些年随着影视作品和网络文化，才逐渐流行于大江南北，成为东北菜的一张名片。

东北酸菜制作方法简单。民间流传一句话，百家酸菜百家味。就是说，酸菜的制作方法基本一致，但腌好的酸菜味道却各有不同。村里谁家酸菜腌得好，是件有面子的事。酸菜腌好的时候路过他家，那种特殊的酸香，让人闻了便忍不住流口水。好酸菜不但味道好，颜色也极诱人，是那种淡淡的黄色，帮如琥珀，叶如黄绸，一片片扒开来，最后的酸菜心就像嫩黄的蜜蜡。直接取来装盘，便已十分赏心悦目。

腌酸菜的大白菜是有讲究的。9、10月份，中秋节一过，菜农便开着三轮车排着队到市镇来。车停在市场里，

挡板打开，脆白鲜绿的大白菜一棵棵整齐地摆在车里。菜农们不用吆喝，只顾倚车看景，自己的白菜在哪个价位，心里门儿清。白菜并不是个头大就受欢迎，有些人家腌酸菜专挑个头小、叶子少的，这样的人家一般人口不多，家人喜欢把酸菜炖着吃。而那些喜欢棵大叶子多的，多是喜欢用酸菜作馅的人家。所谓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卖白菜，有买不到的，没有卖不出的，因为在很多东北人心中，秋天不腌一缸酸菜，那还叫过日子吗？

白菜买回来，摆在阳台、院子晾两天，把外头的老帮子掰掉，顶上不新鲜的叶子摘去。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，大锅里烧上开水，一个人把晒好的大白菜往滚水里放，另一个人用长筷子将白菜来回翻个儿，焯到两三分熟，扎出来按到准备好的大瓦缸里。瓦缸是最好的腌酸菜器皿，如今也有用塑料桶

的，但老人们往往不以为然。我九十二岁的姑姑看见，总会摇着头说：“糊弄，糊弄！”焯过的大白菜在瓦缸里整齐排好，便有一样东西要郑重出场——压缸石。压缸石是一块很重的石头，压在大白菜上，然后往缸里倒淡盐水，热的凉的都可以，但一定要没过白菜。最后用器皿或者塑料布把缸蒙上，环境温度最好保持在零到四摄氏度。酸菜入缸，个把月后便可酸香面世。

东北酸菜之所以流传甚广，招人喜爱，跟东北地理环境、生活习惯有关。东北冬季寒冷，过去没有大棚蔬菜，冬天除了白菜土豆萝卜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其他蔬菜了。酸菜味道百搭，与许多食材在一起烹饪都很融洽，可炒可炖可剁馅，酸菜炖粉条更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寒冷的季节，外面飘着雪花，一家人团坐，酸菜、五花肉、血肠、冻豆腐，加上溜滑筋道的粉条，热气腾

腾地在火盆上咕嘟作响。夹一筷子，在自制的辣椒酱里蘸一下，酸菜的酸香与肉的油脂香，互相中和又相得益彰，化作绝妙的味觉体验。酸菜汤也是保证让你喝一口就放不下。酸菜也许是因为腌制久而滋味醇厚，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。除了炖汤之外，酸菜炒粉、涮酸菜火锅、凉拌酸菜、酸菜馅饺子包子，也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。

酸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是百姓冬季餐桌的主角。过去邻里之间送棵酸菜，是很重的情谊。那年借住我家里的下乡知青，想吃水果，可过去的乡下冬天哪有水果？父亲便给他们捞了几个酸菜心，他们吃得欢呼雀跃，连说好吃。现在的东北酸菜，不光是东北人冬日餐桌的主打，还走出东北，走向各地，甚至走向国外，不但丰盛了各地的餐桌，也为东北人增添了收入，带给人们热腾腾的好日子。



姚西村风光。

谢昌建摄

大地